

• 本劇選入俄抗共反求徵處聞新行

新開處 贈閱

海嘯

劇 幕 三
作 誠 之 趙

行印社版出治民

引言

戲劇具有教育與宣傳雙重功能，故其演出，不僅為一般人士所愛好，且亦為優良的教育宣傳工具，八年抗戰，戲劇藝術所發揮宣傳教育的力量，事實具在，不待贅言。戡亂以還，我戲劇界同仁，為保持此光輝的成就與進步，於反共抗俄之宣傳，固守崗位，戮力以赴，第以劇本缺乏，演出成績未能盡如理想，本處有鑒及此，為加強反共抗俄之宣傳與鼓舞劇作家之寫作，爰於本年第七屆戲劇節，公開徵選戲劇劇本，公告以來，深得我戲劇界同仁之協助，踴躍應徵，計得廿九本，足徵我戲劇界同仁對於反共抗俄宣傳工作之努力與決心。本輯各冊，即為是項徵選劇本之優良代表作，內容純係以反共抗俄題材為主，茲當此項入選劇本付梓之始，特書數語，以弁其首，願與我戲劇界同仁共勉之。

朱 虛 白

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海

嘯

三幕劇

(又名「海上長城」)



人物：

李鬍子——是快六十歲的人，看上去不過五十來歲，原先是江南某碼頭的大爺（幫會），現在是長江口與舟山羣島間某小島上漁民羣的領袖人物。

李大媽——李鬍子之妻，約四十五歲。

朱大姐——從前也是游擊隊的首腦人物，抗戰時曾一度領導隊伍來島駐紮，幾年後又隨李鬍子這一伙人來島避難，她在名義不上當這份家，實際上大多數漁民都尊敬她，年三十餘歲。

王鵬——這島上的當家管事，人稱王五爺，李鬍子倚為左右手，年三十五六歲。

馮小凱——李大媽的內姪，年二十三歲。

屠阿虎——李鬍子的幹部，年四十來歲。

蔡老大——漁民頭老，四十七八歲。

老么——也是跟着李鬍子來的，年約二十歲。

老頭兒——老態龍鍾，但海上生活使他蒼勁有力，年六十多歲。

金寶——老頭兒的孫女兒，約十七歲。

錢康福——商人，是島上的客人，年三十餘歲。

女匪——二十七八歲的女人。

男 匪——三十歲左右的中年男人。
張 桐——空軍上尉，年三十二三歲。
方 艦長——海軍艦長，四十歲上下。
漁民多人（不出場）

地 點：

長江口與舟山羣島間某一小島，漁船停泊的海灘上。

時 間：

第一幕——春天的下午。

第二幕——距離第一幕兩天。

第三幕——第一場——第二幕的第二天晚上。

第二場——當晚拂曉前四時。

第



1282840

國家圖書館



002577298

這是一個海島，孤懸在長江口與舟山群島之間的小島。下午的太陽，在灰黑的雲層裡，瞭望那海與天接連的地方，失去了往日的艷麗的彩霞，海潮向着島上的沙灘上衝擊，捲起雪白色的浪花。海灘上伏着一條像老牛背脊的土崗，土崗下的右邊有株古老的大樹，正迎着海風婆娑，幾隻海鷗疲倦地翱翔在許多漁船的桅杆間，樹下有一張石桌，四週豎立起幾個亂石堆成的石橈。土崗上豎着一根木杆，到了晚上懸着唯一的標記的一盞紅燈，因為土崗的那邊，是島上來往船隻停泊的地方。

在土崗的左邊，是通往人家的大路，路旁有一所半掩柴門的棚屋；右邊石桌前面同樣有一條路，直通這島上的領袖人物——李鬍子這般人住的地方。

時節雖已是春天了，可是在荒蕪的海島上，却找不到一點春的氣息。

開幕時老么穿了一件破舊的棉背心，燈籠褲，腰間結了一條藍布腰帶，背上交叉背了一個盛水的竹筒和螺角。他過不慣海上的生活，天天只有找螺角來吹出他心底的鬱恨，這時他騎在左邊的門檻上無精打采的打瞌睡。

金寶，這個年約十七歲的純樸的女孩子，她是土生土長在這海島上的。父親母親早已死去，從小就跟着爺爺打漁過活，自從李鬍子這般人來到島上以後，與李鬍子同伙的一位朱大姐，收她做乾女兒，她才多一個親人。從此也就不下海打漁，跟着她的乾媽吃喝，今天她梳了兩條小辮子，前留海，花布夾衣夾褲，亭亭的身材，菜青色的臉色，獨自坐在土崗上結漁網。

老頭兒——金寶的祖父，慢慢的離開土崗向左邊走去。

老么似乎已經沉沉入睡，鼻裡發出一「呼呼」的鼾聲，金寶回頭去看了他一眼，想叫醒他，但是她並沒有叫出聲來。

幕後廣播：「觀眾先生：即將展現在舞臺上的是一個小島，一個舟山群島以北孤立着的小島。」

「舟山群島的位置，是在長江口和杭州灣外圍海上，像是秋夜碧空裡的稀疎的雲朵，不，那是三十幾個大大小小的碉堡，它做過保衛臺灣的尖兵，也是封鎖長江口底鋼鐵的鎖鍊。如果說定海是舟山的司令臺，而登步島則是葬送過無數匪軍的斷頭臺，使匪軍再也不敢貿然侵犯舟山了。」

「海島的風光是令人嚮往的，然而無情的炮火却又使人可怕，在這嚮往可怕的風光裡，令我們想起很多使人哭泣又令人歡樂的故事。」

「在那看不到雲朵和星星的夜晚，你坐在海灘上，遙望那陰霾的海空，想起了大陸上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甚至你的情人，你將有着如何的感覺呢？是的，愛的消逝，對於任何人都是痛苦的。但對於一個善良的，極端厭惡欺騙的心，是最難於忍受的了。」

「善良的人民，他們自從隨國軍撤退到這群海島之後，天天只等待着幾時能回到大陸去過太平日子，然而共匪都利用人民的善良，一次二次的欺騙，企圖奪取我們的碉堡，但是這些陰謀都一一被粉碎了，弄得敵人狼狽逃走，舟山依然是屹立在海中。直到民國卅九年五月十六日，當局爲了增強臺灣的防務，才把國軍主動的撤移舟山。」

「這個難以忍受的哀怨故事，就是發生在國軍還沒有撤離舟山以前，孤立在舟山以北外圍的一個小島上」。

這時馮小凱由右上，矮矮的個子，穿着長衫，戴禮帽，兩隻手裡拉開一張舊報紙，連走帶讀的看報，搖搖擺擺的逛出來。他是李鬍子的老婆李大媽的內姪，保留着都市公子哥兒的氣息，他行動和說話都帶點油腔滑調，歡喜玩女人，就爲這個以前不知吃過李鬍子好多虧，在這島上，他看中了金寶，他恨朱大姐爲什麼要收她做乾女兒，不然，他憑着他這一點裙帶關係，早就到手了，可是金寶實在並不歡喜他。

他看見金寶一個人在結網，這該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終於把舊報紙丟在石桌上，踱近了金寶。

馮小凱（以下簡稱馮，親熱地）怎麼一個人在這兒，你爺爺呢？

金寶（以下簡稱金，瞪他一眼，不理他。）

馮（厚臉）金寶，你怎麼啦？我又沒有得罪你呀。

金（不屑地）啐！

馮（不服氣）今兒沒有人，我倆倒要說個明白，

你幹嗎老是不理我？（逼近）

金去，去，去！不理你就不理你，怎麼樣？

馮那爲什麼呢？金寶，我實在沒有得罪你呀！

金誰和你說這些。

馮回頭我託人在上海帶點東西來送給你，襪子呀，

手絹呀，衣料呀……

金（打斷他）誰希罕？

馮這是我對你的一份交情。有許多人要我送她，

我還不高興送她呢！

金我不希罕，你送給別人吧。

馮噯，金寶，憑我馮小凱，李大爺的內姪，那一

樣配不過你？講人才，這島上要算我第一個。講學問，這些人當中那一個也沒有我的書唸的多，連王五爺在內。金寶，要是你真的……

金（正色）什麼？

馮真的……

金不許胡說！

馮不是胡說，天地良心，你真的要嫁給我的話……

金（站起來）你再胡說，你再胡說，我告訴乾媽

去。

馮（不在乎）你乾媽？你乾媽也得歸李大爺管。

金哼，這個島原是我乾媽帶人來駐的。

馮可是現在是我姑父當家呀。

金我不管。

馮好金寶，你就答應我吧，我真想你得……

金（憤憤）你再說，我告訴李大爺去。

馮告訴我姑父？你敢！

金（昂然向右走去）

馮（搶前攔住）噯，噯，幹嗎？我的金姑娘。

金 走開！

馮 (動手) 何必呢？

金 別動手動腳的！

馮 這兒又沒有人，有什麼關係？

金 (不理他，叫) 老么！

老么 (以下簡稱么，仍沒有醒，打鼾) 呼——呼——

呼——

馮 哦，這傢伙在這兒。(丟開了金寶，走到老么面前) 喂，傻傢伙，起來，起來！

么 (不醒)

馮 (用腳踢他的屁股) 在這兒幹嗎？

么 (醒，睡眼惺忪，揉揉眼睛，口吃地) 你，你

，你……

馮 幹嗎？

么 (莫明其妙) 我，我？……

馮 白天睡覺？

么 (負氣) 你，你，你管得着？

馮 我管得着？笑話，這兒的事我都可以管。

么 你，你管，管我？

馮 我今天就要管，管你！(踢他) 起來！

么 你，你踢我？

馮 好狗不當路。

么 你，你，你說我是狗！

馮 這是抬舉你。

么 我告，告，告訴朱大孃去。

馮 (學樣) 我告，告，告訴朱大孃去。

么 (頭也不回自右下)

馮 傻傢伙！(笑) 哈哈……

金 笑？你怕他不去告訴乾媽。

馮 (說大話) 他才不敢呢！

金 那你就等着瞧吧。

馮 (膽怯) 我是給他開玩笑的呀，這有什麼關係

？哦，金寶，別再說笑話，我問你，蔡老大他

們呢？

金 早就出海啦。

馮 這傢伙他昨天答應帶我出海的。

金 (瞧不起) 你也配？上下船要人扶，風浪大了連昨兒晚上吃的東西也會吐出來。

馮 (吹牛) 才不呢！這兩三個月來，我單獨領着人出過四五次海，同蔡老大他們一樣，前梢走到後艙，後艙走到前梢，根本無所謂。

金 你又偷着出海了，李大爺曉得了會治你！

馮 笑話？金寶，告訴你，現在我姑父對我好得多了。

金 別吹！

馮 吹？你不信，我今天就——

金 怎麼樣？

馮 我現在就去。

金 你有種！

馮 哼，我今天還要一隻大船出去！(上土崗，回頭看金寶一眼，金不理他，他毅然走下土崗。)

金 當心囉，別掉在海裡哪。

馮 聲 笑話。

(一隻較高的桅杆張上了帆，漸漸的離開海岸，這時老么隨朱大姐自右上。朱是三十開外的孀婦，自從丈夫劉五爺死在八路的手裡後，她恨八路，領導游擊隊，殺死了不少的八路军，她雖然還有舊道德的思想，但是這些年來，什麼場合都參加，不過的確是個乾乾淨淨的寡婦，說起朱大姐，島上的漁民沒有一個不伸大姆指佩服她的本事，今天她穿了件深色夾襪袍。)

朱大姐 (以下簡稱朱) 金寶，你找我？

金 沒有呀，乾媽。

朱 老么不是說你找我。

么 我……

金 (明白老么說謊，替他掩飾) 哦，剛才是說……

說…… (看見老么背的螺角) ……說老么背的螺角吹的怪難聽的，叫他別吹，他不聽，我就隨便說一聲叫乾媽去。

朱 (笑) 傻孩子，怪可憐的，整天就把螺角當作

他的好朋友了。

么 (提醒他，放在嘴裡「嘟嘟」的吹了一聲。)

金 乾媽，他又吹了！

朱 (笑笑，坐在石凳上順手拿起馮小凱丟下的舊報紙看。)

(老頭兒自左上，拖了一捆乾柴，他已老態龍鐘，什麼事漠不關心，走向土崗。)

金 爺爺，你息息吧，快結好了。

老頭兒 (以下簡稱老) 不，不，天快晚了，我也來結。(幫着金寶結網)

么 (在土崗上面對大海「嘟嘟」的吹，彷彿號兵一樣的練習吹號一樣。)

朱 (順手放下報紙) 別吹了，老么，整天「嘟嘟」的像什麼樣子？

么 (乖乖的停住吹，走了下來) 好，好，我，我不吹。(說着又送到嘴裡「嘟嘟」的一聲)

朱 (瞪他一眼) 瞧你！

么 (辯護) 不，不；大，大孃！我，我下次不，不，不。

朱 要吹走遠些吹，別老在跟前「嘟嘟」的。
么 (服從地) 是，是。(走，又回過身來) 大，大孃；你，你不是答應送我一支號的，我，我早就練得會吹，吹軍號啦。(說着又要放近嘴吹)

朱 (止住他) 去，去！

么 (貪婪地) 號呢？

朱 找着了給你。金寶！

金 乾媽。

朱 我記得去年是帶一支軍號來的，回頭找找看，就給老么吧。

金 好。

么 謝，謝，謝謝你，金，金寶。

金 別謝，我準給你找。

么 謝，謝謝你，我，我要有號吹了。(又「嘟嘟」的一聲，由左跑下)。

朱 (忍不住笑) 這孩子着迷了，我早就說找出來給他的。

金 乾媽，報上又說些什麼啦？

朱 （懶懶地）說些什麼？什麼也沒有說。（看看

報上的日子唸）十二月——這是去年的報。

金 我還以為你又告訴我些那兒又打勝仗了呢。

朱 那兒又打勝仗了？（牢騷地）今天別管明天事

，現在只要過一天算一天，別的也不用提啦；

但是有一天，總可以回到老家的。

金 回老家？（對老頭兒）爺爺，我跟乾媽去。

老 （沒聽清楚）噢？回家！

朱 （嘆息）要是真有這麼一天的話，你和你爺爺

都跟我一塊兒離開這裡。

金 （天真地，大聲）爺爺，等天下太平了，這回

乾媽要我們跟她一塊兒走。

老 （仔細聽，懂得）我不走。

金 爲什麼呢？

老 （一字一句）我不要走。

金 （力爭）爺爺……

朱 金寶，也許你爺爺是對的，你還記得嗎？頭回

咱們打日本鬼子的時候，我把弟兄們從老家拖

到這個島上來，等到日本人投降了，我就要你

爺爺和你同我們一塊兒走，你爺爺始終不肯；

（搖搖頭）想不到沒有隔幾年，我們倒被八路

又趕回這兒來了。

金 （失望地）那末，你不帶我走了？

朱 （苦笑）傻孩子，現在談它還早着呢！

（李大媽自右上，她是李鬍子的妻子，也跟着

李鬍子在江上跑了幾十年，但是她對於丈夫的豪爽

脾氣，完全沒有學到一點兒。小事情老是婆婆媽媽

的，只管自己。有人說上了年紀的人看得破，但她

可就看不破。她怕李鬍子，也怕朱大姐這般硬脾氣

的人，她很希望她的內姪馮小凱替她爭口氣，在人

群中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出來，不管所做的是好，

或者是壞。她穿的短棉襖褲。）

李大媽 （以下簡稱媽）哦，朱大姐，你沒瞧見王

五哥吧？

朱 （不知道）他——

金 王五爺過去了好一會啦，是陪那位姓錢的客人去看什麼屋子去的。李大媽，你找他嗎？

媽 不，李大爺找他。那末，金寶……

朱 叫老么去找吧。老么，老么！

么 （老么由左上。）

大，大孃。

朱 去找王五爺，說李大爺找他。

媽 你叫他馬上來。

么 （老么應聲，復自左下。）

朱 （有意無意的問）陪客人看什麼屋子？

媽 不是的，大姐。就是那位錢先生自己買了兩條

船，也想做點買賣。

朱 姓錢的也要做「買賣」？

媽 不是的，他想把臺灣的貨色運到上海，上海的

貨色運回臺灣，打算把貨色堆在我們這兒。他

這麼說，李大爺還沒答應他，先叫五哥陪着看

堆貨的地方，回頭大爺會跟你商量的。

朱 大哥作了主，不是一樣嗎？

媽 話不是這麼說，你曉得李大爺的脾氣，那一件事不找大家商量商量。

（王鵬和錢康福談着自左邊上。王鵬原來不是跑江湖的，他進過軍校，當過公務員，吃過粉筆灰，以前上司都說他太方，不會應付環境，這些年來，他學乖了，他不左也不右，事到臨頭，總存拖延敷衍，不得罪人。他今年不過三十五六，高高的個兒，平時歡喜穿中山裝，但並不挺；褲子上老是失了中間一條縫，看上去還是沒有完全脫掉書生氣的青年。錢康福，這位道地生意場中走慣了的人，尖酸好利，命可以冒險，但錢不能不賺。他會鑽，腦筋快，什麼生意都去幹，趨炎附勢，只要見了對他生意上可以派用場的人，不論那一方面的，總是彎躬曲膝，現出一副可憐相。）

錢康福聲 （以下簡稱錢）沒關係，沒關係，五哥

怎麼說怎麼好。（同王鵬出）

王鵬 （以下簡稱王）不是這麼說，錢先生。因為

我們這個島，雖然週圍有十多里地，但是像樣

的屋子，找不到一處。尤其是最近三兩個月來，人越來越多，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一共有五六千人，有許多弟兄們架兩塊竹蓬也就算是一個家。剛才我領你看的那屋子，原來是蔡老大他們三十多口人住的，去年九月裡大風括去了半個屋頂，蔡老大老想重新修一修，可是他差不多整天領兄弟們出海打漁，忙得沒功夫。

是，是。

王 反正錢先生是暫時堆堆貨色，回頭咱們先想法把屋頂馬虎蓋一蓋，就可以用啦。

錢 費五哥的心，謝謝。

王 好在那裡離靠岸不遠，起卸貨色還方便。

媽 （插嘴）錢先生，我們這裡別的沒有，人有的是，貨色到了，叫大伙兒幫幫忙，快得很。

錢 好，好。謝謝大嫂，謝謝五哥。

王 大嫂，找我嗎？

媽 你大哥找你。

王 那末，朱大姐陪錢先生談談吧，我去去。

媽 錢先生，你請隨便坐坐。

錢 請便，請便。

（王鵬，李大媽自右下。）

錢 （笑臉）朱大姐沒出海？

朱 最近我都不大出海，錢先生，別客氣，請坐呀

錢 是，是，是。我坐，坐。我在定海的時候，就

聽見許多人提起朱大姐的大名，真是佩服，佩服。

朱 佩服什麼？在家鄉連游擊都打不了，拖了弟兄們跑到這兒來，還有臉提嗎？

錢 （奉承）不，不，不；我們的政府在臺灣還不

是一個島，不過那是一個大島，這是一個小島吧了。我才來兩天，看看大伙兒雖然苦，但是

精神好，有辦法，有辦法。

朱 錢先生瞧得起。

錢 我還聽見李大爺提起，說是抗戰的時候，朱大姐也在這兒呆過一年多。

朱 那兒止啊，（看看老頭兒和金寶）去去來來的有兩三年。

錢 真了不起，真了不起，這兒的人說起你，誰又不板起大指頭呢。聽說那時候——

朱 那個時候年紀輕，眼睛亮，現在都不對啦。

（老么自左出。）

朱 什麼事還是交給李大哥，王五哥他們辦吧，讓我休息休息。老么，到裡面倒碗茶來，請錢先生喝。

錢 我不用。

么 （敲敲腰間的竹筒）我，我，我這兒有。

朱 誰要你的！

么 這，這是天，天落水呀！

朱 少廢話，去！

么 是。（進門）

錢 噯，島上就是吃的水不方便。

朱 呆慣了一樣的。

錢 下回我准帶臺灣西瓜來請你們。

么 （老么出，進茶後幫着結網。）臺灣的西瓜？

錢 是，是。我帶來請你們吃。

朱 錢先生準備裝什麼貨色來？

錢 沒，沒有一定。我是想把定海的貨色運出來，臺灣需要的東西運回去。

朱 這回準備裝什麼出來，運什麼回去呢？

錢 這就要看需不需要啦；朱大姐，不瞞你說，做生意全憑腦筋，腦筋轉得快，賺錢多；轉得慢，失去機會。一個月前我也做了好幾次，（嘆了一口氣）早該賺大錢，唉，陰錯陽差，差點兒連本錢都丟光。

朱 怎麼說？你錢先生的面子，運進運出還有人敢給你爲難嗎？

錢 不是的，兩面都有困難。比方說，部隊時常調動，今天關係才打通，明天他們又奉命換了防。上海更討厭，那些毛頭小伙子，完全神經病，好說話起來一點點錢就可以打倒，麻煩起來

那付假正經面孔，滿嘴民主，人民，坦白的名詞，怎麼也說不通。

朱 以後你打算？——

錢 我打算——我昨天已經給李大爺，王五哥提了。以後我們大家合夥做幾筆賺錢生意，本錢多拉一點，貨色堆在此地，有機會就脫手。可以在此地交貨，也可以約定時間送去交貨。這樣一來，沒有風險，穩賺錢。（越談愈有勁）我現在一共有兩條船，你瞧，這條船在最近才買的，載量是五十噸，一個鐘頭走十二海哩。原來在定海還有一條，一共兩隻船。我們准可以好好的作一點兒買賣。朱大姐，你說對不對？

（天色漸陰，風起，吹得魚網往上翻。）

朱 （敷衍，冷冷地）對，承錢先生瞧得起，肯到我們這兒來。

錢 那裡，那裡。這兒全要仰仗李大爺，朱大姐幫忙呀。（見無反應）天好像要下雨了。

朱 （看看天色）不會的，海上的天氣是這樣的。

金寶，風大，不好結，收起來吧。
金 好。

（金寶等老頭兒又結幾針，大家慢慢把它收起來。朱大姐也幫着收樹上晒的濕魚網，大家拿着自小門進。老頭兒也把地上的一細柴抱了進去。這時，李鬍子和王鵬自右邊出，他是個高大的個子，黑黝黝的臉龐上長着一腮鬍鬚，一向少讀書，沒有什麼政治頭腦，但爲人豪爽，好義輕利，不過年紀大了，未免壯志消失，有許多事情都依賴王鵬。）

錢 （迎上前）李大爺來了。

李鬍子 （以下簡稱李）嚶，剛才我和老五談過，你老哥的事情，明明在幫我們的忙，你出錢，咱們出地方就是了。

錢 你是說——

李 （追問）生意是不是你一個人做的？

錢 這有什麼關係？

李 關係太大了。

王 （補充）大哥的意思，是問錢先生是不是有別

的關係？

別的關係？

李 錢 因為咱們把這許多人，把傢伙從老家拖到這三不管的地方來，爲的是什麼？爲的大伙兒不散，湊合在一起保個活命。老實說，現在咱們算是倒霉，躲在這裡不多事，也不惹事。

錢 李大爺的意思？

王 大哥是問錢先生是乾脆的做生意，還是有什麼別的作用？

錢 作用？

王 事情擺在面前，這邊是政府的軍隊，那邊是八路，我們在夾縫裡過日子。你要有什麼背景，這兒將來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怎樣對得起自己的兄弟們？

李 老五，這個話不是這麼說；老老實實告訴你，我怕不明不白的今天定海派飛機來轟炸，明天八路又來找麻煩。

錢 (辯護) 不，不，不，您誤會了。這完全是我

一個人做生意，我一個人的錢。

王 不是誤會，大哥歡喜把話說在前頭。

李 對。

錢 將本求利，絕對沒有什麼作用，什麼背景。

李 那末，咱們就幹。錢不錢是小事，咱們交你這一個朋友。

王 你賣什麼，買什麼，我們不管，將來貨脫手大家分成。

錢 好，好，好；要分多少呢？

李 這都好說，呆會問問朱大姐。

錢 李大爺作主一樣的。

李 咱們有咱們的規矩。

王 大哥爲人很重義氣，其實朱大姐也不管這些，還不是由大哥一個人作主，不過大哥總以爲這地方是朱大姐打日本鬼子時候呆過，這回又是她領大家來這島上；原來住在這裡的老百姓，過去朱大姐對他們不錯，這回回來了，我們得了不少方便，所以大哥什麼事總要跟她商量商量。

錢 也好，好在大家自己人，好說好說。

李 咱們還能叫你吃虧嗎？老五，我看這件事以後

叫馮小凱來辦，別讓他整天閑着沒有事幹。

錢 是馮老弟嗎？

王 是。

李 找他來。

王 老么，老么！

(門內應聲)

王 找馮小凱來。

金聲 出海去了。

李 他又出海了？

王 ……

李 真有他的，偷偷的又走了。

王 回頭我勸勸他。

李 敢不是老毛病又發了？

王 不會的。再說，他也沒膽子「架花票」。

錢 馮老弟喜歡女人？

王 從前是的，早就改了。

李 改了？全是大媽慣了他，我找她算帳去，她的

好親戚！

王 犯不着，等他回來我會說他的。

李 (不理) 回來的時候叫我一聲。

(李鬍子自右下。)

錢 (親熱地) 五哥，我這件事還要五哥多多費神

。

王 別客氣，大哥不明瞭你做買賣的性質，剛才他

不得不問個清楚。

錢 是，是。

王 以後有機會，你再給他解釋解釋。

錢 對，對。我馬上就去——李大爺不是說把這件

事交給馮小凱辦嗎？

王 因為我們島上，只有他閑一點，沒有適當的事

情給他做。

錢 他倒好講話，不過還是要你老哥多幫忙。再說

……你老哥幫忙的地方，兄弟當然曉得的。

王 (連忙接口，鄭重申明) 錢先生，我們這裡雖



然人多，但是什麼事都是公開的，請你別顧忌這些，等大哥同朱大姐商量以沒，準會告訴你一定的辦法。

錢 那末，我再和李大哥解釋解釋。

王 你忙着要走嗎？

錢 說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得先回定海，趁現在李大哥有空，我去一趟，我去一趟。

（錢自右下，天色漸晚。）

王 老頭兒，老頭兒！

（金寶開門出。）

金 什麼事？王五爺。

王 快叫你爺爺把燈點起，他們快回來了。

金 爺爺在上燈油了。

王 馮小凱跟誰去的？

金 他先要跟蔡老大一塊兒去，蔡老大怕李大爺罵，沒有答應他，後來他偷偷的一個人走的。

（老頭兒提一盞紅色的玻璃油燈出，掛在土崗上的木杆上。）

老 蔡老大，收成怎麼樣？

蔡聲 還不是那樣，顧了吃的，就顧不了穿的。

金 蔡老大回來了。

王 問問馮小凱回來沒有。

金 馮先生回來沒有？

蔡聲 我不管！

王 老大，什麼事？

蔡聲 沒有什麼。

王 上來說吧。

（蔡老大從後面海灘上來，一望而知是一個飽經風霜的漁民，他為人很善良，只懂打魚過日子。守規矩，重信義，走到土崗上站定了深深的透了一口氣，好像是很累，又好像是在嘆息。）

王 （關心地）又怎麼啦？

蔡老大 （以下簡稱蔡，搖搖頭。）

王 看見馮小凱沒有？

蔡 做什麼？

王 大哥找他。

蔡 快回來啦。

王 你知道？

蔡 我們回來的時候碰着他的。

王 也帶着人打魚？

蔡 他幾時學會打魚的？

王 我問你呀！

蔡 (回身要走) 少管閑事。

王 (叫住) 老大，怎麼說，是不是又闖禍啦？

蔡 闖什麼禍，？是喜事！

王 喜事？

蔡 添了進口，怎麼不是喜事？

王 他又「架花票」了？

蔡 曉得是怎麼回事？我也聽着弟兄們說的。你說

是架花票，又沒有聽見那個女人喊救命；你說

不是吧？他船倉裡又帶回一個女人來。

王 難道沒有香規？

蔡 香規？他是一「空子」！

王 憑李大媽的內姪，就可以胡來嗎？香規不說，

咱們講家規。

金 (聽得出神)

老 別管閑事，進去燒飯。

(金寶，老頭兒進門。)

蔡 管你家規不家規，我船上還有事。(由土崗下

(朱大姐自門內出。)

朱 聽說馮小凱又——

王 蔡老大也是聽說。

朱 人呢？

王 沒有靠岸。

朱 (冷笑) 哼，咱們簡單明瞭，說什麼「外十個

字，內八個字」，乾脆把香堂折了，大伙兒做

土匪去！

王 呆會等我問清楚再說。

聲 他媽的！

王 先問問阿虎。阿虎，上岸來！

聲 五哥，我正要找您！

（屠阿虎由後面走上土崗來，他全付短打裝束，個兒非常結實，是一位江湖上的好漢，性情粗魯，又愛多管閑事，自己看不順眼的事就罵。）

屠阿虎（以下簡稱屠）他媽的，當着朱大姐在這兒，我們沒有別的，只要李大爺拿句話出來說。

王 究竟怎麼回事？

屠 我也是剛才聽見弟兄們說的，你去找那小王八蛋，叫他自己說！

王 回來沒有？

屠 躲在那邊。

朱 哼，有本領今晚就別上岸。

屠 你怕他辦不到？那才樂意呢！他正想同那小娘兒們在船上困一宿，明兒送她走，叫做人不知鬼不覺。

王 他敢？

屠 你怕他不這麼想？他媽的，那小子心裡不是打這個主意，我敢替他賭咒！

王 老么！老么！

（老么自門出。）

么 我，我，我吃飯。

王 叫馮小凱！

么 （很快的反身，往門裡一鑽。）

王 （厲聲）老么！

么 （又很快的反身出來，舉螺角）拿這個，這個

。 （跑上土崗吹）「嚮——嚮——」小開！

屠 在這邊。

么 （走過來）嚮——嚮——小，小凱！嚮——嚮——

屠 他媽的小開，開他媽的小差！（站上土崗）馮

小凱，馮小凱！

（遠遠的應了一聲。）

么 （下來問屠）要，要，要不要先，先吃吃……

吃……

屠 嚶，肚子正餓着。

（屠阿虎跟着老么進門。）

王 大姐，你的意思怎麼樣？

朱 我的意思？總不能就這麼就了啦，這又不是第一次，李大哥不要面子，你我可不能不顧名譽呀。

王 讓我問問他。

（馮小凱由後土崗上。）

馮 （若無其事）朱大孃，王五叔在這兒。

王 恩，我們在等你。

馮 （見勢不對）等我？

王 等你問一句話。

馮 一句話？

朱 別兜圈子啦！

王 小凱，老實說，今天一個子帶着人出海，又幹了什麼事？

馮 （故意）幹了什麼事？

王 明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們不一定告訴你姑丈。

馮 我沒有什麼呀！

王 好像聽說有一個女人……

馮 （故意鎮靜）王五叔，你話可不是這麼說，爲

了戰事，我跟着姑丈一塊兒逃難到這裡來，日子不長不短，也快一年了，我雖然不在「行」的規矩，但同大伙兒一起這麼多時候，我也懂得行家的規矩。

王 你別同我咬文嚼字的，什麼行家不行家，我們從不會談過這一套。要談這一套的話，你早就給哄走了。半年前，你勾引島上老百姓的女人，你姑丈要把你拋在大海裡喂魚，虧了大伙兒給你說情，你要明白我們現在是借房子躲雨的時候，根本從沒有講究過香規。

（屠阿虎自門出，手裡拿着一塊大餅嚼。）

馮 但是這半年來，我並沒有作什麼錯事呀！王五叔，剛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是說我雖不是行家，但是我跟大家學習，也多少懂點兒規矩。

屠 （忍不住）你懂規矩？姓馮的！聽我啃三條給你聽聽：「若逢弟媳和兄嫂，俯首潛心莫亂瞧。一見婦女休調笑，猶如姊妹是同胞。寡婦尼

姑最要緊，宣淫好色要挨刀！」（裏腿裡抽出明亮的匕首，在馮眼前幌幌。）

馮（駭的退一步）你——

王阿虎，聽我說。小凱，先說今天的事情吧。

馮我決沒有犯這兒的規。

朱少廢話！你配談香規。我問你，是不是有個女

人在船上？

馮這……有……有的。

朱怎麼來的？

馮她……她可憐。

屠可憐？

馮想求我們週濟週濟她。

王（質問）你爲什麼不把她帶上來，或者告訴我

一聲呢？

馮我的王五叔，我還沒有來得及呀！

王那末，現在你說吧。

馮我還得仔細問問她。

屠（不順眼，背轉身）他媽的放屁！

王明白點說，是不是你硬搶來的？

馮冤枉！

王你的老相好？

馮（提醒他）對，對，是早認識的。

屠你這小子好會撒謊，你以爲底下的人沒有對我

說？……你是不是先開槍要檢查那條到定海去

的船？

馮我開玩笑的。

屠那個女人帶了一架什麼機器，你說她有嫌疑，

對不對？

馮……

屠這麼一來，就把人家帶過你的船來了。

馮（急）這倒不是，她先說：「你不相信就帶我

去吧。」

王你就真的把她帶回來啦？

馮不是的，我這才發現我們是，是老，老朋友。

朱阿虎，你把女人帶來。

馮（懇求）大孃……

屠 我去！（自土崗後下。）

（舞臺沉默片刻，屠阿虎由海灘押着一個女人上來，她——女匪——感覺這個新的環境一切都有些異樣，停留在土崗上東張西望。她打扮得不中不西，手裡提了一口怪沉的箱子，走下土崗，先目不轉眼地打量着每一個在場的人。）

屠 來啦！看你們那一個先說。

女匪 （以下簡稱女，猶豫地看看大家。）

馮 你說，是不是我把你搶來的？

女 （不語）……

馮 你說呀！

屠 人家不敢說。

王 （對朱）我看還是找大哥來，讓他自己瞧瞧。

朱 （同意）阿虎！

屠 我去請。（向右走）

（李大媽適由右邊出。）

媽 什麼事，什麼事？（着急）又出了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

屠 我的李大媽，不是我們大驚小怪，是你的這位

馮少爺不說實話。

媽 小凱，你回來了，你姑丈剛才還在埋怨你呢！

爲什麼又一個人偷偷的出海啦？

馮 鳥上呆膩了，還不是想換換空氣。

媽 （同情地）這也難怪，——這個女孩子是……

屠 你要問（指馮）他！

馮 姑媽，是這樣的：她是我們老同學，她……沒

辦法……

朱 大嫂，我們並不想管這件事，只想曉得曉得這

是怎麼回事。

媽 大姐，你沒聽見說她是小凱的老同學。

屠 鬼才相信！

王 大嫂，你還是問（指女）她去，比較清楚些。

媽 她說什麼了？

屠 她要是說了，我們還要你去問嗎？

馮 姑媽，你去問吧，人家倒是頂好的。

媽 你這位姑娘怎麼會在這兒來的？……你們是老

同學，……你認識小凱嗎？……你，你怎麼不開口呢？

女（機警地傷心起來，偽泣。）

媽小凱，你們真的熟悉？

馮你爲什麼不開口？

女（更覺傷心，垂頭。）

馮（向女）你救救我好不好？

朱小凱，你先說：她姓什麼？

馮她說她姓洪，哦，不，姓藍。

朱什麼紅呀藍的！

馮她說姓是代名詞，沒有關係的。

媽小雜種，怎麼連同學的姓都給忘了？

王我去請大哥。

媽老五，我看先別讓——

（李鬍子，錢康福遠遠由右邊走來。）

李聲我決定把這件事情交給馮小凱辦，你找他去吧。

錢聲是，是。

李聲這傢伙回來沒有？

（李鬍子，錢康福自右上。）

李你們全在這兒？

（大家不語）

李（看情形不對）老五！

王大哥。

李你說！

王男的不說實話，女的不開口。（搖搖頭）阿虎

說！

屠我只聽說，沒親眼看見。

李（簡單明瞭）够了，拿刀來。

馮姑媽……

媽大爷……

李（斬鋼斷鐵，執法如山）給我幹掉！

女（突然昂首）不許動！

（衆人楞住）

女（肯定）不是他搶我來的。

馮（如獲大赦）天！

(衆人用驚奇的眼光向女集中。)

女 (慢慢地) 是我自己要來的，來會會這兒的李

——大——爺。

李 你，你從那裡來？

女 上海。

李 什麼人叫你來的？

女 你別管。

李 什麼事？

女 當然是公事囉。

李 公事？

女 不，命令！

錢 (敏感地插嘴) 你，你是人民政府的——

李 八路？匪！(突變恐怖) 把她扔下海去！

(屠阿虎，王鵬等要動手。)

女 (迅速移動，撫箱) 你們不想活命就來吧！

(衆人一呆。)

女 這裡面全是炸藥，不怕死的走過來！

(衆驚，退一步。)

李 我們不能留一個女匪在島上！

女 女匪？好蠢！(一收一縱) 難道說上海就沒有

……(大笑) 哈哈……

李 別裝樣，你這一套瞞得過別人，瞞不過我姓李

的。

錢 李大爺，別生氣，聽我多嘴說一句，這位小姐

一定是……(想不到適當的話) 是了不起的人

，今天不用說是路過這兒，來拜會李大爺，當

然要好好的招待招待。王五爺，你說對不對？

王 大哥，好在她人在這兒，逃不了。我們先把事

情弄清楚再說。大姐，你看怎樣？

李 (默許)

朱 (默許)

王 阿虎，你先把馮小凱帶到我屋裡等着，我有話

問他。

屠 是。(帶馮自右下。)

李 (片刻) 老五！

王 大哥。

李 這件事我——交——給——你——辦——啦！
女 （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

——幕 漸 落



第



幕

時間是距離第一幕不過兩天，彷彿這島上變了樣似的，處處都感到異樣。有的人心裡顯得異常的憂鬱或憤怒，但有的人都反而覺得得意，這完全是爲着馮小凱帶來的那個女人才引起的後果。

這是在上午，一個晴天的上午，在往常人們早就出海捕魚去了，但是今天大家都悠閑地空着。開幕時屠阿虎和蔡老大兩人彼此氣憤的談論着這件事。

蔡 阿虎，你說該怎麼辦？

屠 依我呀？嚶！（搖搖頭）老大，我屠阿虎跑碼頭，靠朋友，在江湖上混了半輩子，也從不會見過這種年頭。依我呀，依我就把個女八路幹掉！

蔡 幹掉？只怕王五爺不會這樣做。

屠 爲甚麼？

蔡 他爲人仔細，想的週到。他時常說：我們應該在這兒等，像等八年抗戰勝利一樣的等下去，只要有飯吃，少惹事；因爲這兒處境很難，一

邊是八路，一邊是國軍，但願八路不要看上我們。可是政府方面又不曉得這島上還有五六千熱血弟兄和幾百條船，所以我們只能在夾縫裡過日子。

屠 真的巧得很，偏偏八路又把咱們瞧上了，派那個女八路來找李大爺。

蔡 到現在我還鬧不清，馮小凱究竟怎樣把那個寶貝女人弄來的？

屠 我猜該是兩條船碰上了，馮小凱想發點小洋財，開槍要搜查，剛巧遇着那個小娘兒們。一個存心，一個有意，她媽的，那個女八路壞透了，那天晚上她先裝出受委屈流眼淚的樣子，後來看見李大爺要把馮小凱幹掉，才現出原形來的。老大，那女八路真有她的兩下子，當時她指着箱子說是有炸藥，叫大家不敢去碰她。

蔡 真的有炸藥沒有？

屠 那兒有甚麼炸藥？就是（指門）在門裡放着的那架無線電的收發報機，同她媽的八路窩裡通

信。

阿虎，你聽說李大爺的意思怎麼樣？

屠 聽說這幾天老是坐在屋裡發脾氣，除了王五哥以外，對誰也不願多講話。

蔡 同朱大姐呢？

屠 怪！朱大姐也不去找他。

蔡 他是決不肯向八路低頭的。

屠 但是八路一天打幾個電報來催，一定要他回話。

蔡 這就苦了王五爺了，他要想一個妙計出來，面面顧到。

（朱大姐自門內出。）

朱 金寶，叫老么幫忙把兩口箱子給我抬出來。

金聲 是，乾媽。

屠 抬箱子？大姐，幹嗎？

朱 不幹嗎？趁今天好太陽，把冬天穿的衣服晒晒，順便清理清理，說走就走。

屠 走？

朱 不走怎麼樣？現在我朱大姐不比在抗戰時期，

隨時隨地有千二百把（這四字連着唸）枝槍，看不順眼就幹。現在老啦，只好讓人家高興怎麼幹就怎麼幹。

（金寶，老么抬兩口箱子上。）

屠 對，走！老大，咱們也得打算打算。

朱 金寶，先理一理再晒。

金 （老么幫忙理）是。

朱 阿虎，看見老五沒有？

屠 沒有，大概是忙着同那個女八路談條件。

朱 也是他才有這樣好的興緻。

么 （叫）號，號，洋，洋，號！（箱裡取出來）

金 （站起來，欣慰）還有一面國旗。

么 大，大孃，我，我要。你，你答應給，給我的！

朱 拿去吧。（感慨地）從老家出來，甚麼都沒有帶，就帶了這兩件東西和幾件衣服。金寶，你把國旗拿出來放好，號就給老么吧。這兩樣東

通西，也可以算是從前打游擊的紀念品。

么 謝、謝、謝、謝大孃。

金 是。（把國旗拿進門，即出。）

么 （吹「啣——」的聲。）

屠 老么！

么 我，我試，試試。

屠 走遠些試，別在這裡！

么 是，是的。（要走）

金 別走呀，叫你幫忙。

（馮小凱自右上。）

馮 （神氣）你們都在這兒。

（大家不理他，金寶晒上兩件皮衣，上空有飛機臨空飛過。）

馮 （東望望，西看看）就憑這臺灣的幾架飛機，

有甚麼用？

屠 （忍不住）關你甚麼事？

馮 這兩天我同那位洪小姐，不，藍同志談了許多

話，稍稍懂得一點兒。

屠 你懂？她媽的懂個屁！

馮 你嘴裡放乾淨點。

屠 不乾淨！怎麼樣？

馮 你不能出口傷人啦！

屠 罵了你！

馮 你敢再罵？

屠 （恨極）老子要揍你！

馮 你敢，你敢。（說一句退一步）瞧你能狠幾天

？（回身向右下。）

屠 他媽的，叫我受不了啦！（從左跑下）

蔡 朱大姐，你能不能出來說句公平話？

朱 還沒到時候。

（飛機聲由遠而近，衆注視，驚奇。突然有一架從天而墜，聲頓息。）

朱 （急）老大，快下海看看，救人要緊。

蔡 曉得！（由土崗跳下。）

朱 金寶，晒了的讓它去，快把箱子抬進去。（金

寶和老么抬箱子進門即出。錢康福李大媽遠遠

的走來。)

錢聲 李大媽，我看還是你多勸勸李大爺。

媽聲 這幾天他的脾氣大。

錢聲 這樣拖下去，不是事呀！

(朱大姐指揮金寶，老么上土崗。)

朱 躲在地上。(領着他倆後下。)

錢 那位小姐說話雖然派頭大一點，但是人家是人民政府的官，是派來找李大爺接頭的呀！我說李大爺得好好的招待招待人家。

媽 誰說不是呢？昨兒晚上我剛剛說了一句，他就發火了說：「我要投八路幹嗎來這裡投？早就呆在老家不用出來啦！」

錢 你就該說現在人民政府是要他做大隊長，管這一帶小島的漁民。

媽 怎麼沒有說？他瞪着眼叫起來：「你忘了咱們的兒子怎樣死的？」

錢 你們的兒子？

媽 是呀，我們只有這一個兒子，要是在的話，今

年已經是二十五歲了。他死的那年，才十七歲。

錢 (追問) 怎麼死的？

媽 還不是打游擊給新四軍幹掉的。

錢 新四軍？

媽 他們都這樣說。那是抗戰的時候，我們躲在山裡，一邊是新四軍，一邊是日本鬼子；有一回大伙兒下山打糧，回來給新四軍和日本鬼子兩下夾攻，差一點兒全完了。

錢 哦……

媽 劉五爺，就是朱大姐的丈夫，也是在那一回掛了彩，不久就死了。

錢 難怪朱大姐這麼恨共產黨。

媽 對呀！自從劉五爺死了以後，她就領着劉五爺手下的弟兄們幹，專門打八路，先後一年多，的確殺死了不少的八路。後來八路懸賞捉拿她，山裡呆不住，才到這島上來，這一下朱大姐三個字也就出名了。

錢 (細聲) 這回她的意思怎麼樣呢？

媽 這倒不曉得，我倒要探探她的口氣。(嘆一氣)

唉，算了吧，年紀也大了，老住在這裡總不像話，好歹得靠攏一邊。現在是八路得勢，中央同我們一樣的靠海活命，空空虛虛的，趁着這個機會，人家來找你，還擺甚麼臭架子？要是等他們佔了臺灣，那時候想靠攏他，人家才不來睬你呢！

錢 李大媽的話對極，對極。

媽 唉，這年頭變了，各人有各人的性子，誰也看不透誰的心事，我還是先同朱大姐談談吧。(推門) 朱大姐，朱大姐！

老頭兒聲：出去了。

媽 哦，她一定在蔡老大他們那兒。錢先生，我不陪你了。

錢 別客氣，別客氣，希望把這個事情早些解決，說句良心話：就拿我這個客人來說吧，將來也多個關係，做做上海的生意要方便得多。要不

是發生這件事，我早就回定海去了。

媽 誰說不是呢。(長嘆一聲) 唉……

(李大媽自左下，片刻，王鵬陪女匪自右上。)

女 王同志，李大爺到現在還沒有肯定的答覆給我們，我當然也不能作主，只有據實報告上面。我們也不願意使藍小姐爲難。

王 好。(推進門，門內即發出清晰的電報聲。)

錢 李大爺的意思？

王 (冷冷地) 連我也不曉得。

錢 (沒趣，找話來話) 那位藍小姐，又能幹，又有學問，又會說活，還會發電報。

王 哦。

錢 真是了不起！

王 (逗他) 要不要我做媒？

錢 開玩笑，開玩笑。

王 真的。女八路是無所謂的，跟男人們睡覺和吃飯一樣的便當，但是有一樣……

錢 (興趣地) 那一樣？

王 你是她的上司，或者她今天高興看上了你。

錢 沒有這個福氣，……我也不够資格。

王 (忍不住笑)不妨試試，那天晚上要不是我，們追得緊，她早就給馮小凱睡覺了，第二天大家還真的以爲她是他的甚麼老同學，呆在島上暗地活動，做她的工作，誰也看不出她是個女八路。

錢 對，對，你看得不錯。

王 錢先生，我們合作的事，暫時是談不到了啊。

錢 爲，爲甚麼？

王 事情得一樁一樁的去辦呀。

錢 不，反而來得快，要是李大爺真的答應了八路的要求，我們的生意更方便。不是吹牛，臺灣定海我有辦法，討厭的還是在上海。

王 哦，想不到你的算盤已經打到這一步了。

錢 (自鳴得意)不是吹，這些眼光我是看得準的。

王 我看你那個算盤……

錢 甚麼？

王 是如意算盤！

(電報聲停，女出。)

女 上面又有新的指示。

王 哦。

女 關於這裡的事情，上面另外派一位同志來解決，等他來了以後我就走。

錢 在甚麼時候？

女 兩小時之後。

錢 兩個鐘頭？好快！是不是由崇明島來的船？

女 那不用你管。

錢 (陪不是)是，是。

女 還有一件——

王 甚麼？

女 在一個鐘頭以前，我們在吳淞口的高射炮打中一架國民黨的飛機，可能是被迫降落在這一帶的海面，希望李大爺能通知島上的漁民，派船出去搜索。

王 他們天沒亮就出海了，這點恐怕有困難。

(馮小凱自右上。)

女 這麼說，就沒有法子派船出去了。

馮 甚麼事，我去派船。

王 用不着，還是我去，我去。

(王鵬無奈，自右下。)

錢 馮先生，藍小姐要去了。

馮 (霹靂) 甚麼？你要走！

女 是的。

馮 爲甚麼？

女 命令。

馮 (自作多情，依依不捨) 甚麼時候再來？

女 也得聽候命令。

馮 那末，今天晚上我們得好好的吃一頓，給你錢

行。

錢 不行。

馮 (不滿) 你說甚麼？

錢 藍小姐馬上就要走。

馮 真的？

女 兩個鐘頭以後。

錢 爲甚麼這樣急？

女 命令！

錢 這多麼使人掃興。

女 現在你領我看看這島上的幾條路。

馮 好，好。

錢 我，我……

女 甚麼？

錢 我想同你……

馮 (不屑) 你也要跟我們一塊兒去？

錢 因爲藍小姐要走了，想同藍小姐談談我們的貿

易計劃……

馮 (討厭) 這點小事。

女 跟我來，你說吧。

錢 (受寵若驚) 是，是，是。

馮 (狠狠的白了他一眼，搶走前面) 你忙甚麼

錢 是，是，是。

(女匪，馮小凱，錢康福三人從左下。)

（土崗後老么的頭慢慢露出來。）

么（見無人，爬起來站着，啞聲）快，快上來！

（金寶，朱大姐由後上。）

朱（指揮下面）老大，快扶他上來。

（蔡老大扶張桐上，張滿身濕盡，狀極頹喪。）

朱（小聲）金寶，我把這位先生交給你，先把濕

衣服換換，找一個秘密地方藏起來。

金（躲）……

朱暫時躲在蔡老大從前那所破屋子裡。

金破屋子？

朱就是那個姓錢的打算堆貨色的地方。

金哦，我知道。（拉着張桐從左下。）

朱當心，別走漏風聲！（人聲）有人來了，快走

開！（老么和蔡老大自左下。李鬍子，王鷗從

右上。）

李老五，這話從那兒說起？

王還是這樣好，要不然八路暗地裡派些人混進咱

們這個圈子裡來活動，那纔更糟。

李唉！朱大姐，坐一會吧。

朱兩天沒有看見你啦。

李心裡煩，不想出來。

王趁着朱大姐在這兒，把阿虎和老大找來商量商

量。

李我也這麼想。

王老么，老么！這傢伙跑到那兒去了？（向門）

金寶，金寶！

朱（明知道）金寶也變野了。（叫）老頭兒，老

頭兒！

（老頭兒自門內出。）

老什麼事？

王去看阿虎和蔡老大在哪兒？說李大爺朱大姐請

他們來。——哦，要是你碰着老么，就叫老么

去找。

老（聽不清）哪？

王（大聲）看見老么，叫老么去找。

老（點頭）哦，哦。

(老頭兒自左下。)

李 過一會還有一個八路要來？

王 她是這麼說。

李 一個都纏不清，還要來一個！

朱 大哥，這算什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

混了這許多年，還怕這點小事？

李 怕！我姓李的會怕八路？

王 不是怕，犯不着。我們要是再找這麼一個地方

安身，就不很容易了。

朱 笑話？難道爲了想在這兒安身，就替八路做先

鋒，當炮灰。掛上毛澤東的像，升上斧頭鐮刀

的旗子，也叫中央政府是匪。

王 他並沒有要我們這樣做，只要求我們接受他一

個番號，派一個代表經常同我們聯絡。

朱 但是他會一步逼緊一步來的。

王 到了那時候，我們不答應可不可以？

朱 當然不可以。

王 爲什麼？

朱 他已經根深蒂固了。

王 未見得？

朱 我看這兩天你也給那個女八路，姓錢的，馮小

凱，李大嫂這般人包圍住了。

李 怎麼？她也混在他們一道！

朱 我不敢說，恐怕是受了你內姪的影響。

王 大姐，你大概相信我不會投降八路的吧？

朱 老五，你太忠厚了，是玩不過八路的。我前前

後後拖了五六年隊伍，見的也比你多一點，你

還太書生氣。

王 也許。——但是你得了解我不是壞人！

朱 這點兒不相信你，也不會推你做當家管事了。

但是，老五，我得放肆說一句，咱們這兒早就

該整頓一下了。你既是總攬大權，發號施令，

上管三十六拜兄，下管七十二拜弟，你也該拿

點顏色給他們瞧瞧。

王 大姐，現在情形不同了，兄弟們有好多又不在

袍（袍字談重），大哥又不願意再擺香堂，所

以一切都得變通。

朱 但是像馮小凱這種人，你早就該管管哪。有好多事情大哥不明白，難道你也不清楚？

李 朱大姐，你也別怪老五，有許多是我的錯。老五是上山插柳，許多規矩不懂，爲人重義氣，太重情面，不像你我姊妹們做事說幹就幹，下得了手。（嘆息）馮小凱這小子我早就想……等這回事完了，準得幹掉他。

王 大哥，你還是讓我來辦吧。

（屠阿虎，蔡老大自左上。）

屠 大哥找我們？

李 這回事你們都是曉得的，當着朱大姐在這兒，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金寶慌忙從左跑上。）

朱 （暗驚）什麼事？

金 哦，乾娘，發熱……（自知失言，改口）我，我有點發熱，頭痛。有藥沒有？……

朱 我當什麼事，慌慌張張的。死了頭，準是衣裳

穿少了，頭痛也要找着我。（對衆）你們談一樣的，我馬上就來。

（朱大姐與金寶由左下。）

李 阿虎，你先說。

屠 大哥怎麼說，就怎麼好。

李 （對蔡）你呢？

蔡 領着大伙兒打魚算我的，別的不管，聽大哥一句話。

李 我想先別讓大家知道，免得……

（左邊傳出女匪，馮小凱，錢康福笑聲。）

李 我走了。老五，你把我的意思說明白。

（李自右下。）

王 大哥是叫大家安心，他有辦法。

（女匪，馮小凱，錢康福自左上。）

女 哦，王同志，我請你派船搜索海面怎麼樣啦？

王 是的，是的。蔡老大同阿虎都剛才回來，我們正在說着，明明聽說有架飛機掉下來，怎麼會連個影子都找不着呢！

蔡 我看連機帶人早就沉下海底去了。

王 這樣吧，你們先去吃點東西，回頭再到附近海面上看看。

蔡 好！（蔡老大拉屠阿虎向左走，屠不懂，蔡連

忙使臉色，從左下。）

女 （看錶）時間差不多了，政府派的代表快到啦。

錢 我們應該發動大家歡迎一下。

馮 對，對！應該歡迎。

女 這是你們內部對人民政府的誠意表現，我不參

加意見。

馮 對，對！應該歡迎。

錢 至少在禮貌上應該如此。

馮 我找姑媽去。（要走）

王 別忙，我的意思正同你們相反。

馮 你能說不歡迎嗎？

王 （不理他，對女）藍小姐，這件事情還沒有到達成熟的階段，我想現在不應該驚動大家。

女 王同志覺得在你這方面爲了使革命工作順利達

成，暫時不舉行盛大的歡迎的話，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當然可以原諒你的。

王 那好極了。

錢 那末，我想這麼樣：王大哥代表李大爺，（對

馮）你代表全島的漁民。

馮 你呢？

錢 我！我是商民代表。

王 錢先生，你別忘了，你是從那兒來的？

錢 這沒有關係，商人無國界。

女 但是必須有信仰。

錢 有，有，有。我老早就信仰羅宋，不，俄國！

女 （改正）蘇聯！

錢 對，蘇、蘇聯。

女 來了。

（幕後汽艇聲，女匪，馮小凱和錢康福三人忙上土崗，女匪至海灘旋陪男匪上。他是中等身材，臉方眉濃，着學生裝，戴鴨舌帽，左肩上背了個皮

包，上土崗後停了停，同衆下崗。）

王請坐。

女讓我來介紹，這是王同志，這兒李大爺的代表。這位就是羅同志，上面派下來辦理這件事情的。

馮羅，羅先生，我是這兒的漁民代表。馮，馮小凱，歡迎羅，羅先生。

男匪（以下簡稱男，打量）漁民代表？

女馮同志的工作很努力。

男哦。

馮應該，應該。

錢我是商民代表，錢，錢康福。（遞名片）特地趕來歡迎羅代表。

女他是這兒的客人，想把臺灣的物資偷運出來供應我們。

錢我打算爲蘇聯做事。

男（校正）爲人民服務！

錢是，是。爲人民服務！

男我在兩個鍾頭以前，才接到命令，對於這裡事情，還不大清楚。

女（遞給他）這是我的意見，給你參考。

男好的。

女你現在——

男現在我先代表上級執行對你的命令。（從背着的皮包裡取出一封信）上面叫你不必回去報到了，另外有一樁更有意義的工作要你去完成，不過這件工作要堅苦得多，祝你努力！（給信）這是命令，希望你離開了此地折開看，看完後把它燒掉。

女是。那末，你現在先同王同志談談，還是先會李大爺？

男不，讓我先和上面聯絡。收發報機在那兒？

女（指門）裡面。（陪他進門即出，門內發出電報聲。）

錢（輕聲）這位羅先生是委員，還是專員？

女我們沒有橫的關係的。

錢 (困難地) 叫我們怎麼樣稱呼呢？

女 叫他羅同志好了。

馮 對，叫他同志。

錢 同，同志；這倒怪整扭的。

(老么偷偷由左上偷聽，恐人發現，即下。)

女 你們都是受了國民黨的毒，喜歡叫官名，不够

坦白。

馮 對，我們以後一定要坦白。

(男匪自門內出。)

女 順利嗎？

男 非常順利，並且還約好了以後通報的時間。

女 那末，我該走了。

男 (握手) 祝你成功，爲解除人民的痛苦，去完成一件更有意義的工作。

女 (立正) 謝謝你！(伸手) 同志們，再見！

男 (放開手) 再見！

馮 (握手) 你什麼時候再來？

錢 (握手) 我同藍小姐談的物資交換問題，希望

能够多多幫忙。

王 再見。

女 大家再見！

馮 錢 (送) 藍小姐……

男 虛僞！

錢 (止步) 藍，藍同志，再見！

(女匪後下，汽艇聲。)

男 現在我需要會會李大爺。

王 我代表不行嗎？

馮 王五爺是我們這裡的當家管事。

羅 (不理他) 王同志，我們需要坦白，有什麼話

當面講，兜圈子傳話應用在人民政府方面是不

適宜的。

王 一定要當面談談，也好。

男 走！

王 我領路。

(王鵬男匪自右下，錢康福和馮小凱互相看了

看，也莫明其妙的跟下，老么輕腳輕手的由左上。)

么 (對左細聲) 走，走了，都走了。

(朱大姐，屠阿虎，蔡老大自左上。)

朱 老么，跟去看。

么 是。(由右下)

屠 他媽的，讓我也去。

朱 小心些，別給馮小凱他們看見了。

屠 曉得。(自右下)

蔡 大姐，說短不短，說久不久，我蔡老大領着這

般漁民跟着你，前前後後也有好幾年了。我們

同李大爺是這回才認識的，到現在我們只有聽

你一句話。

朱 老大，不要這樣說，大家見機行事，別的不用

說。

蔡 我想不到李大爺會這樣軟弱，他同八路還有殺

子之仇。朱大姐，我相信你是一輩也忘不了的

，想劉五爺……

朱 (止住他) 以前的話不用提了！一句話：仍舊

跟着我，我朱大姐是不會投八路的。

(金寶自左上。)

朱 你來幹什麼？

金 他有點餓，燒點薄粥。

朱 你得當心些。

金 我曉得，乾媽！

朱 將來你這場功勞也不小，金寶。

金 我倒不圖什麼功勞。(羞答答的跑進門)

朱 救的那個人，他們不知道吧？

蔡 不曉得，連王五哥也給我們瞞過了。

朱 (吩咐) 千萬別說出去。

(李大媽自左上。)

媽 朱大姐在這兒，叫我那裡都找遍了。

朱 有事嗎？大嫂子！

媽 那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想跟你瞎聊聊。

朱 坐吧。

蔡 要不要我走開？李大媽？

媽 那兒的話呢？老大，你也坐。

朱 說——吧。

媽 真的叫我說，我也就說不上來啦。我是說這一年來，我們愈來愈苦了，比從前抗戰時候打游擊要苦得多。

朱 嗯。

媽 海上的生活，咱們老是過不慣，不比老大他們，從小就習慣了的。

（金寶自門內，捧粥碗出。）

媽 金寶，什麼呀？

金 沒什麼，李大媽。……粥，薄粥。

媽 誰又不適意了？

金 我……我爺爺，爺爺。

媽 快拿去吧，真是有孝心的孫女兒。

金 是。（自左下）

媽 你看連老頭兒在這裡土生土長的人都在生毛病，我們這些人還用說嗎？

朱 （不耐煩）大嫂，你有什麼話，就痛快的說吧！

媽 其實呀，我也沒有什麼話；就是想到小凱那位

老同學，藍小姐……

朱 藍小姐怎麼樣？

媽 她的話仔細想起來也有道理。老大，要是你也和她多談談，你也會覺得她了不起。

蔡 可惜我沒有這份福氣，李大媽！我也沒法同那位小姐再談了。

媽 甚麼？

蔡 走了。

媽 真的？你胡說！

蔡 我敢胡說？

媽 那一定是那個得罪了她。這可糟了，闖大禍啦！

朱 （聽不下去）大嫂，你別着急，事情沒有糟，反而好了。現在另外來了一位八路，正在和李大爺商量着呢。

媽 （意外）真的？我去看看，讓我去看看。

（李大媽連忙從右下。）

朱 你還有閒心逗她呢，我早就想打發她走了。

蔡 我看她兜圈子說話，倒頂有趣的。

朱 有趣？那副婆婆媽媽腔調，現在誰有功夫去理會她。

（金寶自左上。）

金 （笑）他還要吃。

朱 （點點頭）

（金進門，老么匆匆由右上。）

么 （喘氣）他他們要，要……

蔡 （急）你說呀！

（金寶出，見狀楞住聽。）

么 （也急）要，要，要（手畫一大圈）搜查……

朱 金寶，你快去！

（金寶想起自己端在手裡的粥，由左下。）

蔡 搜查甚麼？

么 就，就，這就是飛機……

朱 搞不清的傻子！

（適屠阿虎自右奔上。）

蔡 怎麼樣？

屠 還好，還好。

朱 李大爺怎麼表示？

蔡 那個八路開頭的態度很硬，後來看見形勢不對

，也就改變口風，大家都兜着圈子講話。

蔡 說甚麼呢？

屠 聽我說呀！這倒幸虧王五哥，軟硬都來，要不

然李大爺早跟他衝突起來了。

朱 老么說要搜查？

屠 是呀！那個八路硬說有架飛機掉下來，飛機上

的人一定藏在島上，要咱們獻出來。李大爺說

沒有，他不相信，說要搜查。王五哥第一個不

答應，說甚麼「你這一來，我們還能夠統率弟

兄們嗎？要查也只有暗查，明查可辦不到。」

蔡 他答應了？

屠 他才不肯，說不坦白。

蔡 混蛋！後來呢？

屠 後來馮小凱那小王八蛋開口了，他擔保島上沒

有這個人，查出來他願意八路罰他。

朱 談到收編沒有？

屠 當然說到的。王五哥滿口答應，但是要暗的，明的不來。

朱 他怎麼說？

屠 他說要是光明正大的說咱們參加八路，給政府的海軍賺得了，三砲二砲把咱們這個島給轟了，這個責任他負不起。

蔡 對！

屠 對？他媽的那小子說什麼對革命沒有甚麼心，哦，沒有信心，還在皮包裡拿出幾本書來，送給王五哥看，又送給李大爺一本。李大爺說不識字，原書奉還。（頓一頓）可是那個姓錢的和馮小凱這小子該割，八路沒給他們，他們倒要了一本。

蔡 你這麼清楚？

屠 我在窗縫里瞧見的。

么 我，我也看，看見的。

屠 他媽的！你看見的？我不踢你一脚，差點兒給李大媽瞧見了。（想起）哦，那八路的皮包里

除了幾本書以外，好像還有塊紅布。

朱 紅布？

蔡 這是他們的記號。

朱 （搖搖頭）不，也許是旗子。阿虎，那傢伙同意老五說暗地裡收編嗎？

屠 他不肯，但是最後也沒有辦法。只聽他叫着說一定要島上的幾個頭目宣，宣，宣什麼誓？

朱 賭咒！

屠 倒不曉得是不是這個意思，他還說不許跑掉一個人，還指明說……

朱 什麼？

屠 你從前的名氣太大了，他指明說你朱大姐不能走，走了要大家的命。

朱 哦，那傢伙已經曉得我啦，指明不要我走，（冷笑）哼，哼，好得很，我等着他來，八路有多少法寶叫他們儘量使出來吧，究竟看看誰要誰的命！
（人聲）

屠 快走，那傢伙來了。

（朱大姐向右望了一眼，即領着屠阿虎蔡老大由左下。）

（男匪，馮小凱由右上。）

男 馮同志，據藍同志留給我報告上說，你對人民政府是非常忠實的。（他把肩上的皮包放在石桌上，取出報告，又看看。）

馮 我絕對效忠於人民政府。

男 那太好了，你把左手舉起來。

馮 （服從）是。

男 跟着我唸，我絕對爲人民政府效忠！

馮 我絕對爲人民政府效忠！

男 絕對服從命令，不怕任何艱難！

馮 絕對服從命令，不怕任何艱難！

男 絕對保守工作上的一切秘密！

馮 絕對保守工作上的一切秘密！

男 好，你從現在起，你的生命……

馮 （手放了下來）我的生命？

男 完全交給人民了。

馮 是，是。

男 馮同志，你覺得我剛才的態度怎麼樣？

馮 我？我覺得太……太客氣了。

男 怎麼說？

馮 （細聲）對付他們這般人，只有兇！

男 但是我並沒有答應什麼，「明的不來」，「暗的來」啊！

馮 你應該說得沒有討價還價。

男 不能用政治手腕？

馮 愈硬愈好。

男 限他廿四小時答覆？

馮 對。

男 你等着，我去！（說完由右下。）

（金寶由左上。）

馮 金寶，是你啊。

金 是我怎麼樣？

馮 你來幹嗎的？

金 乾媽叫我來收衣裳。怎麼你一人，還有一個八路呢？

馮 別胡說，「同志」！

金 哼，你去叫你的同志吧。他到那兒去了？

馮 又找我姑父去了。

金 你爲什麼不跟着去？

馮 我，在這兒等他。

金 你們剛才談什麼來的？

馮 這是工作的秘密，我不能告訴你。

金 你也會說這一套。

馮 金寶，你別小看我，現在誰也不敢惹我，連我姑父也不再罵我了。

金 你？

馮 當然是啊！金寶，要是你答應了我，
(逼近)

我……

金 走開些！

馮 你別再瞧不起我呀！我已經宣過誓了。

金 什麼？

馮 我賭過咒，我也是一個同志了。

金 別吹啦！

馮 (小聲)不是吹，真的，金寶。過幾天也許會

派我去上海，那時候我給你買……

金 算了，算了，我不要。

馮 你不要？可是我一定要送給你！金寶，趁現在

沒有人，給我親一個嘴。

金 (逃至大樹下)我叫啦！

馮 你叫我不怕的，再過幾天我就是這兒的當家管

事了。

金 (發現桌上的皮包)這是什麼？

馮 好東西！

金 我看看。

馮 給我……

金 啞！(手按着皮包)

馮 (乘勢抱住她)金寶，我……

金 (掙扎，順手一耳光)走開！
(適男匪自右上。)

馮 你敢打我？

男 什麼事？

馮 (摸摸臉) 她，她偷看人民政府的秘密。

男 國特！(拔槍)

金 (叫) 我沒有，我沒有！(退)

男 (抓住她) 國特，國特！

金 (怕極) 乾媽，乾媽！

男 你說！誰派你來的？

金 (不理，叫) 乾媽，乾媽！

(衆人聞聲趕上，朱大姐、屠阿虎、蔡老大、

老么由左上。李大媽、錢康福、王鵬由右上。)

王 (排解) 什麼事，什麼事？

男 國特！

王 她？

男 他偷看秘密。(抓緊)

金 爺爺，爺爺！

(老頭兒氣喘由左跑上。)

王 羅先生，把她交給我。

男 (怒猶未息，用力一推) 餓了你！(復舉槍)

小心些，我要你的命！

老 (莫明其妙地跑上前，奪槍) 你不能殺她，你

不能殺她！

男 (怒推) 滾開！

老 (不放) 你不能殺她，我只有這麼一個孫女兒！

男 (用力) 滾！

(兩個抱住一團，突然一聲槍響，老頭兒應聲

痛極倒地，衆人楞住，金寶奔了過去。)

金 (撫屍痛泣) 爺爺，爺爺！……

(朱大姐等人神志恢復過來，憤怒異常。男匪

看看手裡的手槍。王鵬站在當中，防止兩面再起衝

突。)

——幕 急 落

第



是第二天的下午，開幕時舞臺靜靜的，金寶悄悄從左邊上，看看無人，回轉身去向左邊招招手，輕輕說了聲「來」，張桐由左出。

張（啞着嗓，低聲）在那兒？

金（指門）裡面！（推他）哦，張先生，要是有人來了，我就在外邊拉開嗓子唱歌，你就後從面的窗口跳出去，我會找得到你的。

張（感激）謝謝你，金姑娘。（進門）

（門內的發報機起初發出呼叫的信號，後即發出有節奏的聲音來，金寶在土崗上向左向右的探視，約三分鐘後，張推門出。）

金（跑過來）怎麼樣？

張（喜）聯絡上了。

金（亦喜）臺灣的人曉得你在這兒？

張不，我是向附近的海軍聯絡的，我順便把這裡共匪活動的情形告訴了他們，艦長叫我暫時不要離開這兒，有情報馬上設法通知艦隊，他們隨時隨地可以派軍艦來接應。

金你是說兵船幫忙我們打八路？

張要是八路真來的話，他們只要收到我發去的電報，最多一個鐘頭，就會派軍艦來。

金真的？

張當然真的，金姑娘，你不相信嗎？

金（大喜）信，我相信；這下子我爺爺的仇可以報了。

（人聲）

金瞧！快走，我還要把兵船幫忙打八路的事情告訴乾媽去。

（金寶拖張桐自左下。）

（李大爺，王鵬，李大媽自右上。）

王大哥，處理這件事情，決不能任性，你應該稍為忍耐點兒；也許在三五年前，我王鵬不是這樣，但是我現在做事，雖然仍舊和過去一樣的自信，不會錯；但是……（回憶）先說過去吧，我進軍校，軍校被開除出來；當公務員，上司說我不懂官場中那一套；教書，校長又說我思想有問題。遭遇到這許多打擊，我並不灰心

。可是最後實在弄得走頭無路，才逼上梁山，承大哥瞧得起，收容小弟，兩三年來，看慣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事情，所以現在處理任何事情，總是有許多顧慮，決不能任性子做去。

李 依你說，該怎麼辦？

王 也許我的想法會失敗，朱大姐一定會說我書生氣，太忠厚，鬪不過八路，但是目前沒有辦法，講打吧，明明知道打不過；說走吧，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兒不都是一個樣，我以為目前只有拖，給他們敷衍。

李 他不是要我們今天下午答覆嗎？

王 這個話昨天下午我就說明了，我們原則上答應他收編，也答應他派人指導，說命令吧，我也就答應他服從命令；但是必須有一個限度，一個範圍。

李 但是他要叫我們考慮，今天正式答覆。

王 我們還是這幾句話：收編，指導，命令；原則

完全接受。可是獻金，獻糧，辦不到。因為我們沒有錢，也沒有米。衝鋒打仗辦不到，因為我們只會打魚，不會打仗，並且我們還要活命。再說，殺死老頭兒的仇恨，還沒有消，他不能逼我們太甚。

媽 （插嘴）五哥，我想還是……

李 （責備）你懂甚麼？少開口！

媽 （沒趣）我是想過太平日子。

李 這是八路逼我們不能過太平日子！

王 大哥，大嫂，現在不是鬪嘴的時候，我看我們就這麼答覆他。

李 好吧，你斟酌辦。（對媽）你去叫馮小凱找姓羅的來，……我在屋裡聽你的信。

王 我就等在這兒。

媽 我看還是……

李 （止住）少胡說！找馮小凱去。

（李大媽無可奈何隨李鬍子右下，旋馮小凱右上。）

馮 王五叔找我？

王 哦，是的，辛苦你請那位羅先生來。

馮 找羅同志？你等着。

王 （忍不住笑）謝謝你。

（馮小凱仍由右下，旋陪男匪上。）

男 王同志考慮得怎麼樣？

王 羅先生，你不能使我們爲難，你也是領導群眾的人，試問這一盤散沙的漁民，要叫他們完全跟着李大爺和我的屁股後面跑，事實上沒有這樣容易，還是昨天的辦法，收編，指導，命令，原則上我們完全接受。

男 王同志，現在還要補充的，就是上午我又和上面聯絡過，上級的指示，是必須做到：一、詳列名冊，澈底收編；二、分隊訓練，深入指導；三、絕對服從，上級命令。關於第三一點，需要說明，因爲在軍事期間，爲使人民革命早日完成，必需做到絕對服從這一點，並且一定要當衆宣誓，信仰共產主義。

王 我以爲在原則上我們的話並不衝突，但是你們

太注重形式而已。

男 但是你們太含糊，不坦白；……要是這樣答覆的話，還需要向上級請示，我個人不能決定。

（看錶）現在距離通報的時間還有一個鐘頭，請你轉告李同志，在一個鐘頭以內，再考慮考慮。

王 我負責把羅先生的話告訴李大哥，但是我必須

提醒你一聲，就是關於老頭兒的死，大家……

男 大家怎麼樣？

王 別的我不敢說，至少他們的心裡很難過。

男 這在人民政府方面完全沒有責任，大家親眼看見是誤殺。

王 誤殺？

男 當然是誤殺，同時那個小姑娘的確有嫌疑，我現在把昨天的話重復一遍：原有島上的人一個也不許離開，包括姓朱的女人，和那個小姑娘都在內。

王 我准把羅先生剛才和現在所說的一切問題轉告

李大哥。(自右下)

馮 我看呀，就是他在搗鬼。

男 馮同志，你算是忠於革命的，事情已經到了

這一步，我們不能不速戰速決，決不能爲了老頭兒的死來把事情拖延下去，目前我們第一件工作，就是如何使(從皮包裡取出紅旗)我們的旗幟，在這反動的小島上昇起來，表現出我們的勝利！

(老么偷偷的由左邊爬到土崗後。)

馮 (應聲)對！

男 第二，必須用武力使一般頑固份子覺悟！

馮 對！

男 (把旗又放在皮包裡)你把這旗子放好，在一個適當的場合，我會叫你昇上這代表人民的旗幟。

馮 (接皮包，掛在肩上)我一定要代表全島漁民升起我們的旗幟！

(錢康福自右上。)

錢 羅，羅，羅先生，這是我的物資交換計劃，請你指導。

男 物資交換？

錢 是的，是的。

男 你不是說，把糧食和我們需要的東西偷運出來嗎？

錢 這也是工作的一部份。

男 我看你對人民政府沒有誠意。

錢 不，不，我是絕對的信仰……

男 我現在忠告你的一句：你第一次應該獻糧，來表現你的態度！

錢 ……

馮 我們走吧。(同男匪自左下。)

(錢康福呆若木鷄，老么自後上。)

么 (惡作劇，拿螺角在錢的耳旁吹「啾——」的一聲。)

錢 (一驚)是你啊，老么！

么 是，是我。你，你一個人在這兒幹，幹甚麼？

錢 我，我沒有事？

么 我聽，聽見那，那個八路在說你。

錢 說我？說我甚麼？

么 不，不曉得。

錢 (急) 我去找他們。

(錢自左下，時天色已晚，月亮上升，老么用螺角「啣」的一吹，旋朱大姐，蔡老大，屠阿虎三人自左邊土崗後出。)

朱 有甚麼消息？

么 他，他們商量要……要掛旗，旗子。

屠 掛八路旗子？

么 八，八路還，還要……打我們。

朱 來吧，咱們等着呢。

屠 大姐，我去通知兄們準備。

朱 別忙，我有法子對付他們。

蔡 王五爺一定上了他的當。

朱 馮小凱這漢奸在引路！

屠 讓我把這小子幹掉，替老頭兒報仇。

朱 便宜了他，等事情完了，再給他算帳。

屠 大姐，你別賣關子？

朱 (肯定) 不用管，兄弟們是一條路上的人，跟我走，沒有錯！

屠 好，我們聽你的。

么 (跑過來) 來，來了，來了，散散開。

(衆人分右邊及後面隱去，男匪及馮小凱自左上。)

男 (看錶) 通報的時間到了。(進門)

(門裡又發出電報聲，馮小凱一個人摸摸皮包，自鳴得意，三分鐘後，電報聲息，羅自內出。)

男 (命令) 找王同志來！

馮 (唯命是聽) 是。(自右下)

男 (看看剛才收的電報，沈思。)

王 (王鵬，馮小凱自右上。)

王 ……

男 上面完全同意李同志王同志所謂的原則上接受收編，指導，和服從命令。

王 那再好沒有了。

男 不過，上邊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李同志王同志在明天拂曉前四點鐘，集中三百隻漁船。

王 做甚麼？

男 聽候差遣。

王 我一個人不能作主。

男 限你五分鐘以內答覆。

王 好吧。（右下）

馮 真的？

男 上級的命令。

（老么從後面探頭出，旋王鵬上。）

男 李同志的意思怎麼樣？

王 我沒有去見李大爺。

男 爲甚麼？

王 我知道他不會答應的。

男 那麼，第一次的命令就不能接受囉。

王 不，我負責集中三百隻漁船。

男 能不能夠聽候人民政府的差遣？

王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男 也好，記着：拂曉前四點鐘，集中三百隻漁船，必須李同志朱同志全體在場。

王 我盡力去辦。

男 祝你努力！（伸手）

王 （不接受握手）再見。（自右下）

馮 會不會是假的？

男 （自信）他會辦到的。

馮 要是真的集中了三百隻漁船，臨時不聽人民政府的差遣怎麼辦？

男 （笑）哈哈……馮同志，那你也太看不起我們

人民政府了。

馮 我想他會的。

男 （細聲地）老實告訴你，上面已經決定明天拂

曉前進攻舟山外圍的幾個衛星小島，已經準備了五百隻機帆船，命令這裡的三百隻漁船打衝

鋒，參加戰鬥。

馮 我想王鵬不會聽命令，不願意指揮三百隻漁船參加戰鬥的。

男 傻瓜，我們不能先用這五百隻機帆船解決這幫頑固份子嗎？哈哈……

（李大媽自右上。）

媽 哦，羅先生，這麼高興，同王五哥一定說得很投機。

男 他已經完全接受人民政府的第一道命令。

媽 這就好啦，羅先生，海上地方沒有甚麼菜，沒有甚麼東西吃，今晚上煨了點火腿，開一鑊陳年花彫，就算是我內姪的一點小意思，以後還要你多提拔，他甚麼也不懂，整天整天的給他姑父罵。

男 他很忠實。

媽 小凱，這下子你可出頭了，要好好爭口氣，別讓人家瞧不起你。

馮 哼，我不瞧不起他們已經好了。

媽 瞧你，哦，羅先生，酒已經吩咐他們燙了，吃

便飯，沒有菜。

男 先喝一杯勝利酒，謝謝你們。

媽 還有錢先生呢？

馮 討厭，讓他去。

媽 （禮貌地）陪客總是要的，你姑父又是怪脾氣

，朱大姐王五哥你們又談不來。

馮 姑媽，我們走吧。

（馮小凱，男匪，李大媽自右下；旋老么，蔡老大，屠阿虎，朱大姐紛紛出）。

朱 你們聽見沒有？

屠 他媽的！這小子好毒辣，讓我們去打衝鋒，當炮灰；要是我們不去的話，他用五百隻機帆船的八路來解決我們。

蔡 我馬上通知弟兄，連夜出海。

朱 不，你們要聽我一句話！（大家無聲）老大，

你先去告訴王五哥一聲，說三百隻船沒有問題，你蔡老大負責給他調度，你就說是我說的。

老好。

朱 你說過以後從山那邊兜過來，叫大伙兒在阿虎家來找我，你也來。

蔡 我就去。（自右下）

朱 老么，別跑開，我另外有事叫你做。阿虎，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你先回家去，我馬上到你家裡來會齊，四點鐘以前，我們一定要把三百隻船調度好。（屠要走，又叫住）你順路叫金寶一聲，叫她到這裡來。

屠 好。（自左下）

朱 老么，你話不會說，事會不會辦？

么 會，會，會。

朱 過來。（耳語）

么 哦……哦……哦……

朱 懂不懂？

么 懂，懂，懂。

（金寶自左上。）

金 乾媽，你找我？

朱 國旗給我拿來。

金 是，（推門進，旋出）國旗。

朱 （接過來）聽我說，你跟張……（耳語）……

懂不懂？（金寶點頭）辦好了不要亂跑，在這兒等我。記住，這是給你爺爺復仇的好機會，快去！

金 是，乾媽。（匆匆自左下）

朱 老么，（遞國旗給他）你要找個好機會，別給人家看出破綻來。

么 我，我，我曉得。

朱 快去，快去，辦好了也到阿虎家裡來。

么 是，是。（自右下）

（朱大姐看看老么走遠了，即自左下。接着左邊一聲又尖又大的怪叫，錢康福匆匆由左奔上。）

錢 鬼呀！鬼呀！鬼呀！……

（錢康福嘴裡一直嚷着「鬼呀」，抱着頭由左跑出，奔向右去，金寶和張桐追蹤躲在土崗後

面，錢旋與李大媽，馮小凱，男匪復自右上。）

馮 （吃得熱烘烘的，已脫長衫）甚麼事？甚麼事？

錢 （透過氣來）鬼，鬼，鬼，我看見鬼！

男 （喝得臉通紅）鬼？

錢 是，剛，剛才就在那破屋子裡。

馮 那個破屋子？

錢 我預備堆貨色的破屋子。

媽 你看見甚麼？

錢 在月光下面，我明明看見一個人影，我追進去

一看，甚麼也沒有。

馮 你就叫了起來？

錢 不，彷彿一陣陰風，又是一個黑影，看樣子是

一個女鬼，向我撲來！

媽 真的？

男 我們去看看。

（馮小凱執電筒前面領路，衆由左下。這時金

寶拉着張至門口，推他入。自己返身望風，舞臺靜

寂無聲，僅聞清晰電報聲，旋張桐出。）

金 這麼快？

張 好啦。

金 兵船會來吧？

張 這倒不曉得，但是海軍方面一定會對付共匪的

，你儘管放心。

（人聲）

金 快！（拉張藏至大樹後）

（男匪，李大媽，錢康福，馮小凱復由左上。

）

馮 我看你真真是活見鬼！

錢 剛才我明明看見的。

男 喝酒去，今晚的酒真不錯。

（老么高興地自右上，男匪，錢康福，李大媽

等即由右下。）

馮 老么，跑甚麼？

么 沒，沒，沒有跑。

馮 你那兒來的這枝號？

么 我，我，我學會了吹，吹號。

馮 (醉意) 以後這裡的當家管事是我啦，你要聽

我的話。

么 是，是。

馮 你真的會吹號？

么 會，會。

馮 有一天我要是掛上了旗…… (指土崗上的杆子

，又摸皮包，發現沒有掛在肩膀上。) 我的皮

包呢？…… (想) 啊，吃熱了，衣服脫了放在

桌子上，……老么！等到旗子……我叫你吹號

，你就吹號。

么 旗子掛上以後，你不叫，叫我吹，我，我也要

吹。

馮 對，對，對！從現在起，你是我的號兵。(笑

) 哈……哈…… (自右下)

么 (吐口沫，狠狠的罵一聲「狗」，自左下。)

(金寶，張桐自後出，時月色正明，頗似白晝

)。

金 張先生，坐一會吧，乾媽叫我在這兒等她呢。

張 不會有人來吧。

金 這麼晚了，誰來？(站得高，看得遠) 就是有人來，我們也看得見的。

張 金姑娘，這回真難為你，我真不知道要怎樣的

感謝你。

金 哦，張先生，我問你，八路明天早晨要來打我

們，你告訴兵船上沒有？

張 好姑娘，我不是說過，已經通知方艦長了。

金 他會來救我們嗎？

張 我想會的。

金 要來就好了。

張 (走上土崗，面臨大海，深深的透了一口氣)

哦，月夜晴空，更顯出海的可愛。

金 張先生，你也喜歡海嗎？

張 是的，我生長的故鄉，雖然沒有海，但是當我

小的時候，每逢到了夏天，我們全家就搬到海

邊去過夏，去年空軍撤退到臺灣，我們駐紮的

邊去過夏，去年空軍撤退到臺灣，我們駐紮的

地方，也靠近海邊，可是過去海對我感覺，同今天比起來，總有些兩樣。

金（不懂）兩樣？

張 我是覺得住在這個島上，別有風趣，尤其是這幾天來，你對我講了許多關於海的故事，更覺得它的可愛，金姑娘，你不愛海嗎？

金 不，我也喜歡。（回憶）也可以說是海把我養大的，我們這種人，都靠着海過活；當乾媽她們沒有來的時候，十幾年來，大海都天天陪着我。我歡喜的時候，大海彷彿對着我在笑；我發愁的時候，大海彷彿對着我在哭；沒有人和我說話玩的時候，我也會對大海說出我心裡要說的話。……但是，自從乾媽她們來了以後，他們帶來了各種不同的人，和許多新鮮的事情，使我明白除了海以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你是說你除了愛海以外，也想着另外一個世界？

張 唔……
金 等將來把共匪趕走了，你是有機會到這島以外

的地方去看的。

金 乾媽說過，她會帶我走的。

（時月漸西沉）

張 夜已深了，月亮也沒有剛才的明亮。哦，（看木杆）今天晚上這上面怎麼沒有掛燈？

金 因為沒有船出海呀。

張 原來這是指點海裡的人回家的記號。（隨便問）金姑娘，這個燈歸誰點？

金（觸動心事）……

張 歸老么管？

金（泣）不，是我爺爺！

張 真對不起，金姑娘，我不該勾起你的傷心事來。

金（望着大海，感觸的唱着）

月光光，照海洋，

海洋萬里是家鄉。

早打魚，晚收網，

無憂無愁樂洋洋。

誰知來了共產黨，

窮兇極惡如虎狼。
強迫漁民去打仗，
東逃西奔各一方。
衣不蔽體吃不飽，
還要勒逼獻軍糧。
共匪殺人不眨眼，
可憐爺爺槍下亡。
人人懷恨在心頭，
朝朝夜夜望中央。
好比黑夜等天亮，
月向西沉夜不長。
但願望得中央到，
活捉毛豬埋土坑！
張金姑娘，你說的對：「月向西沉夜不長！」我
相信天亮的時候，也就是替你爺爺報仇的時候。

金（希望的點點頭）

（燈光漸暗，舞臺漆黑。）

（暗轉）

（燈光漸漸明亮，天邊的月亮西沉了，但還留
着一片淡薄的光彩，樹影森森，顯出將曉的冷靜的
岑寂。從土崗遠望海面，盡是黑簇簇的桅杆，石桌
上放着一盞玻璃燈，黃色的燈光下，映出桌週圍坐
着李鬍子，王鵬，男匪三人的面孔。他們三個人的
後面，又站着三個人，是馮小凱，錢康福，和李大
媽。對面門前站着的是朱大姐，屠阿虎，和蔡老大
。老么和金寶也站在朱大姐的身後，每個人臉上都
異常緊張，充分的表現出沉重的心事，來應付這未
來的事變。）

男 大家能够遵照上級的命令，准時有三百隻船和
五千多漁民的集中，這使我非常興奮，但是我
要求各位第二步是要協助人民政府，進攻國民
黨統治下的舟山群島的幾個衛星小島，聽候命
令出發！

王 羅先生，我剛才已經聲明過了，集中三百隻船
，完全是維持我對你的諾言，至於說到協助人

民政府進攻這一點，恐怕辦不到。

男 你能違抗上級的命令嗎？

王 你要知道一道命令，如果遇着某一種困難，這命令是無法執行的。

男 這完全是國民黨腐敗的論調，我們人民政府不論遇着怎樣的困難，都得去解決，應該去克服，不能拿它來當做藉口。

王 我們的意見雖然是腐敗論調，但是你剛才說的，也完全是近乎唱高調。

男 你們究竟接不接受上級的命令？

王 完全接受！你去點點看，三百隻船，一隻也不會少。

男 協助人民政府進攻！

王 (搖搖頭) 辦不到。

男 爲甚麼？

王 非常簡單，兄弟們根本沒有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再說，我們雖然有一部份自衛武力，但是並不普遍。同時，也缺乏子彈。

男 用不着甚麼訓練和武力，等到相當的時候我，們自然會每人發給三個手榴彈。

李 (立起，怒目) 甚麼？

王 (正住) 大哥，聽我說。羅先生，我還不完全明白你們的用意。

男 命令你發動全體漁民渡海，協助人民政府登陸。

李 (怒吼) 叫我們去送死！

男 你不了解革命的真正意義。

王 但是我也不能叫兄弟們不要命呀！

男 (看錶) 這也許是最後的十幾分鐘，你們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要不然……

衆 (無言)

男 (沉重的) 會遭受到更悲慘的遭遇！(一頓，

問) 你們服從命令不？那一個敢反對！(看錶

) 也許就在這幾分鐘內，英勇的人民野戰軍，駕駛幾千條機帆船，和無數的砲艇，包圍這個小小的海島，強烈的砲火使你們覺悟，自動的

參加人民解放神聖的戰鬥！

衆（無言）

男 還有人敢反對嗎？

（舞臺靜寂，遠遠突然傳來一聲炮響。）

朱 聽！……

（接着遠處海上發生激烈的遭遇戰，砲聲槍聲交織着，遠遠的還可以看出見炮彈的亮光，衆人貯立而觀，異常驚奇，男匪即取望遠鏡看，炮聲更隆，男匪急，即返身進門，門內發出電報呼叫聲，老么金寶等交頭接耳。）

朱 站好，不許多話！

（炮聲漸息，男匪出。）

男 電報臨時聯絡不上，這也許是發生另外的戰鬥，我還是繼續執行上級的命令，請各位準備出發！

王 我們意見已經表示過了，事實上有困難，現在讓李大哥來作最後的決定。

李 ……

男 希望李同志服從命令！

李 ……

朱 大哥，你就答應了吧。

李 甚麼？朱大姐，你……

朱 別管，大哥，你就答應下來，算我的！

王（明白一半）朱大姐的話也許是對的。

李（下決心）好，我答應你。

男（喜，握手）海上的英雄，終於給我們廣大的人民爭取過來的了，全島的漁民，已經獲得解放，至少朱同志的轉變，也是受我們人民革命的感召。

朱（天已微明）

（故意問）怎麼你們人民政府的幾千隻船，還沒有到？

男（看錶）天已經發白，應該快來了。現在我們準備出發，第一件工作，就是要升起我們的旗幟！

李 升旗？

朱 (止住) 大哥!

男 馮同志!

馮 有! (取旗)

男 趁着這天剛亮的時候，快升起我們的旗幟。王同志，你該命令全島的漁民歡呼，來慶祝五千多漁民的被解放!

王 ……

朱 我想他們會歡呼的。

男 馮同志，升旗!

(時天已大亮，馮至土崗木杆上升旗，老么自動趨前吹號，旗幟迅速地升了上去，現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群眾呼聲雷動。)

男 (發現不對，叫) 反動派! 國特! 不許吹! (老么不理會他) 不許吹! (很快的拔槍出來)

不許吹! (開槍)

(老么應聲中彈，痛苦的吹完了升旗號，向後一倒。屠阿虎即上前奪槍，衆擒男匪。錢怕得躲在一旁，馮欲助男匪，被蔡老大一推，後跌丈許，衆

將男匪綁紮在樹上。)

朱 (同時) 老么，老么…… (悵然) 這是我的疏忽!

男 (切齒) 反動，國特! 在幾分鐘以內，整個島就會被人民政府的解放軍包圍，你們都要被殺死，一個也不會活命!

(張桐自左上。)

張 對不起，你們的解放軍，恐怕已經給政府的海軍「解放」啦。

男 (奇) 甚麼?

張 因爲我借用了你的發報機，洩漏了你的秘密，把這個情報傳達到了駐停在附近海面的艦隊，剛才你聽見海上的戰鬥，就是我們艦隊整個粉碎你們今天拂曉前進攻的陰謀。

男 (駭) 你，你是誰?

張 我就是你們要搜索，從飛機上掉下來的飛行員。
(衆人不約而同「哦」的一聲，這時幕後汽艇聲，衆駭異。)

張 這一定是方艦長來了。(連忙上土崗)

(旋張陪方艦長自後上。)

張 我向大家介紹，這位是海軍第十五艦隊的方艦長。至於這裡的幾位朋友，我雖然沒有經過正式介紹，但是都很熟悉，(介紹)這是李大爺，王五哥，屠阿虎，蔡老大，我就是他下海救起來的。

方 (握手)你們好。

張 這位是朱大姐，金姑娘。朱大姐過去和現在都為國家建立了不少的功勳。

方 我代表政府向你致敬。

張 方艦長，這裡的事情我就拜托你了，希望你永遠保護他們的安全，我今天決定借(指錢)這位奸商的船，帶這兩個(指羅錢)回臺灣去。

錢 我？……

方 我還忘記一件事情。

張 甚麼事？

方 剛才我從艦上坐汽艇來的時候，在海裡救起來

一個快死的女人。

衆 快死的女人？

方 據她說是從上海到定海去的，昨天晚上遇見了共匪搶劫，後來開砲轟船，船中彈沉了，她抱住一塊木板在海上飄泊了一個晚上，要是不遇見我的話，恐怕早就沒有命了。

朱 她在那裡？怪可憐的。

方 在汽艇上，她一身衣服都全濕的，暫時叫她在這裡住幾天，怎麼樣？

李 快叫她上來。

方 (令下面)叫那個女人上來。

(後面答應了一聲。)

聲 她不肯來。

方 (奇怪)噢？

朱 不肯上來？阿虎，你看看去。

(屠阿虎自後下。)

朱 (自語地)不肯上來？

屠聲 他媽的，就是那個女八路！

衆 (驚) 甚麼？

屠聲 走不走？老子揍你啦！

(屠拖女匪自後上。)

王 會是她？

方 你們認識？

屠 (推在地上) 他媽的，不是冤家不碰頭！

朱 方艦長，請你別誤會，她就是第一次來我們這

裡收買馮小凱的女匪。

方 (大悟) 哦，……好利害！……

張 這麼一來，我又要多帶一個人回臺灣了。

朱 先把她綁起來。

(屠把女匪綁在旗杆上。)

李 (迸發) 方艦長，你是我們政府的長官，我要

……

方 李大爺有甚麼事？

李 我李鬍子就是少讀書，但是好壞還分得清楚，

這回不是張先生和朱大姐暗中調度，承你給我

們解圍，老五早就上了他們的當了。我李鬍子

死了沒有關係，差點兒連累了全島的弟兄們，方艦長，我現在先告罪了。

方 (不明白) 你是說？……

李 這一對狗男女，請張先生帶回臺灣，我現在要

處罰我自己的人，老五，陪兩位官長到那邊休

息一會。

方 怎麼回事？

王 沒有什麼，請兩位到哪邊休息五分鐘。

張 方艦長，我看……

(方艦長，張桐，莫明其妙的隨王鵬自右下。)

李 朱大姐，告罪了。

朱 請大哥發令。

李 (對馮) 過來！

馮 (懼怕，擗手擗足前移兩步。)

李 阿虎，拿傢伙來！

屠 (腰間取出三把明亮亮的匕首，一把一把的插

在大樹上。)

媽 大爺……

李 你等着，我會給你算帳的！（手一拱）「兄弟開言禮恭敬，各位拜兄姊妹們！」

媽 （低頭暗泣）……

李 哭甚麼？

媽 （不敢哭）

李 「自古爲人重五倫，五倫之首是君臣。民國既無君臣份，國家元首等於君。忠君愛國理公正，你不該勾結匪人亂胡行。刀子插在大樹上，自己做事自己擔承。三個刀子六個眼，視死如歸你來世變好人。」

（舞臺靜寂，馮小凱似叫似哭的喊了一聲，反身跑上土崗高處。）

李 那裡走？

（「卜通」一聲，馮小凱俯身投海。）

屠 他倒還漂亮。

（方艦長，張桐聞聲急上，王鵬隨上。）

方 什麼事，什麼事？

李 沒有什麼。

王 這是我們的一點小規矩。

方 （感動，握手）我實在沒有想到你會這樣來處置？

張 你太性急了。

李 還便宜了他！老五，吩咐預備點粗早飯，給兩位長官接風。

王 （要走）

方 李大爺，我馬上得走，今天早晨還有重要任務。十四艦隊已經出發了，就是我們已經奉命突擊大陸，掩護陸軍登陸，空軍總部派了大批飛機助戰。

（這時天空出現大隊神鷹，臨空飛過，群眾歡呼。）

方 空軍已經出動了，諸位再見！

李 不，方艦長！……

方 李大爺，你？……

李 我們現在集中的三百隻船，能不能跟着你們打回老家去？

方 你是說現在？

李 是的，他們早就準備好了。

方 （想不到）李大爺，我代表政府歡迎你們。

李 老五！

王 請朱大姐傳令。

朱 不，還是李大爺傳令。

李 （站上土崗）弟兄們，我們現在跟着政府打回

老家，馬上出發！

（幕後歡聲雷動。）

（幕後響起大的嘈雜歡聲，海上的桅杆漸漸移動，接着唱出了雄壯的「漁民歌」，浩浩蕩蕩的歌聲，振撼着觀衆的情緒。張桐和金寶告別。朱大姐吩咐屠阿虎，把男匪女匪擡下土崗上船，同時，錢康福也給押了下去。李鬍子指揮金寶把李大媽關在屋裡，大家準備行囊槍械出海，舞臺上人頭簇簇，執刀拿槍紛紛移動。方艦長、李鬍子、王鵬、朱大姐、張桐立於土崗上，晴空萬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迎風飄揚。）

衆唱 我們是漁民，

我們是漁民；

不怕狂風，不怕海浪，

打漁換米不憂貧。

可恨八路造了反，

平靜的大海不安寧；

強迫漁民去打仗，

血肉橫飛化灰塵。

我們不願做奴隸，

我們要生存；

大家起來，打倒共匪，

復興中國，建立永久和平！

千百萬的漁民，

起來，打倒共匪，復興中國，

我們要築成海上的長城！

起來，打倒共匪，復興中國，

我們要築成海上的長城！

——幕 漸 落

（全劇完）

三十九年四月七日下午四時脫稿，五月廿日修正。

附註：•本劇上演或改攝電影時應徵得原著者同意。



一 中華民國玖叁年貳月叁日 購買
民國 92 年度

海嘯

臺灣省新聞處徵求反共抗俄入選劇本

每冊定價新台幣貳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

作者

趙

之

誠

發

行者

民

治

出

版

社

總

經售

臺

灣

正

中

書

局

臺北市中正東路一段三號

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國家圖書館



002577298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新編 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中華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新編 中華書局